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

2010年长三角人类学会议

## “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

### 一、主旨

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也提出了挑战。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全球资源的可持续性已经真实地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面前，人类社会又的抉择——是继续无限制地挥霍资源，超出我们生存环境的承载能力，还是开始寻求和建设明，开辟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路？

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不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是认知、思维和伦理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邓正来先生对人类社会\自然研究做出独特而具有原创性的智性探讨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和各种问题，如何反思或批判既有的中西各种有关人类社究以及这些知识研究遮蔽了什么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邓先生指出，所有“知识导向”已陷入困境，新世界观的研究立足于横跨传统、当下、未来的超时段“生存性智慧”研究。究有助于我们批判和否弃“社会研究”，解释西方社会理论无法解释和理解的现象（包括西方理同时，这也是中国学者对整个世界学术的可能性贡献，是对中国人当下生命中所隐含的传统及对未来的想象的、去西方化的独特审视。

“生存性智慧”概念，与知识分子最近的一些思考紧密相关，但接近于它的观念，也广泛于世界诸文化中。过去，研究这些文化的人类学家，因拘泥于进化主义、社会学主义、新康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故未深入研究诸文化中接近于“生存性智慧”概念的“智慧”国为例，在广大的民间，有社会科学家未集中研究的有知识和智慧：农民知道何时何地要休耕，“让大地母亲休息”；猎民不杀怀孕的母畜，不乱砍乱伐，“表达对神山圣灵的敬畏”也因此保证了可行性发展。中国西南的一些民族和睦相处，发展出“牛马亲家”，一方出牛、羊，另一方饲养，生下的幼畜双方共有，利益均分，或者双方共同合伙出牛马，轮流饲养使用。亲家”友好相处，营造了和谐的生存环境，很好地适应了当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共’、互利双赢的多样化新生态观应当指导全球化背景下的旧发展观；新时代中的各种智慧成人类及至宇宙的大智慧，来回应当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超级挑战。这可能是关于“刻”的最佳“中国表述”之一。

“原始社会”的“生态-社会时间”，古代欧洲关于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哲学辨析，老庄“智”的“思考”，及新近的同类思考，都值得我们重视。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定位出发，基于推动绿色文明创新发展的学术视角，共同主办的以人类学家为主体的“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学术讨论会。

## 二、具体议题

关于“生存性智慧”的探索，邓正来先生近期总结出以下七点看法（引自邓正来：“智慧”与中国发展的研究论纲，2006年7月初稿/2010年1月定稿，未刊）：

1.就现在所有的中外讨论而言，基本都是“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而非“智慧”（wisdom-oriented）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从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人类社会\自然的生存性本能及其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揭示和解释。

2.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都是先行价值判断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科学，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自然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哲学（非逻辑斯意义上的哲学）去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或去意识形态的以生存\演化为根本的“生存性智慧”。

3.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无论是知识增量的，还是批判和反思的，全都是知识框架内部中展开的概念或逻辑游戏；离开了知识框架，这些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我没有一种研究是针对这种于现代性以降更加强势的知识框架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4.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从内在上讲都是建构的、逻辑的、原则性的，甚或是生态性的。任何这样一种研究都内在地隐含一种普遍性诉求。但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生存性智慧”在时间上既上传统的，又是当下的，甚至也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并流淌在血液中的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我更愿意称其为一种传统的、和未来的“默会智慧”复合体。

5.“生存性智慧”是知识框架以外的与知识紧密相依和互动的智慧。“生存性智慧”不注但是有自己的原则（生存性原则），不关注普遍价值或道德，而遵循具体价值或道德；它是去价值或意识形态的，但同时却是以知识和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

6.“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是活生的、有效的，灵活的，或可模仿传播的；它是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学校知识、学科、科学范式的产物；它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因地位不同而不同，因性格不同而不同，因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受时空限制的。它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

7.任何一种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为基本限定，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以国家、社会或国际为限定的。

本次会议将围绕邓先生所提观点展开讨论，与会者可针对以下任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1.如何看待“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研究与“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的区别与联系？

2.既有接近于“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观点的传统、知识与哲学面貌如何？

3.如何融合经验性、理论性和哲学性研究，以求对于“生存性智慧”的深度理解与揭示

4.如何看待“默会知识”与多元共生之间的关系？

5.“生存性智慧”的普遍价值如何？

## 三、会议安排

1.时间：2010年6月4日报到，5日—6日开会。

2.会议地点：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国定路400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内）

3.参会对象：会议以长三角地区的人类学者为主，另邀请相关人类学者参加。同时，欢迎主题感兴趣的学者或研究生通过征文方式参加。

4.其他：会议不收会务费，来往交通费、食宿费用主办单位承担。

#### 四、征文方式

有意参加会议者，请围绕拟定会议主题撰写一篇论文（不少于5000字，并附中英文摘要规范依据请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于2010年5月10日前将论文电子版发送给会议筹备组，主题为“生存性智慧征文”，经会议专家组评审确认后，即发给会议正式邀请函。

主办单位将编辑出版文集，并选取部分会议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

#### 五、筹备组联系方式